



老子本義徵

□ 13  
1656  
2止



門  
番  
止  
1656  
2止

老子本義徵

二

老子本義徵卷之五  
經曰道可道也非名也  
夫道者意誠不到言詮不及  
言句之末論也陳鼓應曰  
莊子則陽篇曰道之為名  
所假而行又齊物論曰  
夫道者意誠不到言詮不  
及言句之末論也陳鼓應  
曰

老子本義



老子本義徵卷之下天籟無名百子其信具具千夫

經曰道可道一以自具語虛象離去欲外入顯替

本義意識不到言詮不及以意識分別也言詮

言句之表詮也陳孟常云常道不容思議不著言

說莊子則陽篇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又齊物論曰

大道不稱有聲無聲有言無言有德無德有司無司

孔穎達尚書序疏曰道冲寂非有名言

法華方便品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云

觀

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經曰無名一道經所謂道生至萬物  
 本義所謂有物至寥兮道經所謂道生至萬物  
 恆久而不已周易恆卦彖傳之言  
 自古至不去道經獨立至下母上同  
 凡註經者雖有能解而不及以經解經之善矣如  
 林希逸口義以無用長語孟浪解去殆使人眼瞽  
 也世上錯解老子者往往為希逸誤  
 陸長庚以先天後天解無名有名其說具見于老

子玄覽  
 經曰故常一一  
 本義欲心之動本於樂記言也樂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本義無欲謂無心也上繫辭傳第五章云百姓日  
 用而不知韓康伯注云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則  
 日用而不知休斯道者不亦鮮矣故常無欲以親  
 其妙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孔穎達正義云休斯  
 道者不亦鮮矣者是聖人君子獨能悟道故云不  
 亦鮮矣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引老子道經之

觀

文以結成此義無欲謂無心若能寂然無心無欲  
觀其道之妙趣謂不為所為得道之妙理也云始  
可以語至而言極也者若能無欲觀此道之妙理  
無事無為如此可以語說其至而言其極也若不  
如此不可語至而言極也  
本義 禪宗所謂無心是道具見于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本淨禪師傳云若欲會道無心是道云  
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  
無心即道  
又瀉山禪師傳云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

文始經曰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  
之而有是以萬物非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  
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  
譚子曰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  
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饑志於憂  
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嚴君平曰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無心之心存也  
天地無為而萬類順之者無慮之慮運也由此觀  
之無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  
本義有心以觀小經也無為子曰有心操持落邊

微 白玉蟾玄關顯秘錄云即心是道也故無心則與  
 道合有心則與道違惟此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  
 餘生萬物而不竭  
 焦弱侯老子評苑曰無欲者一念未生之時則於  
 此時觀道之要妙窺空虛之本體也有欲者念慮  
 方起應事之時則於此觀其邊盡知有必復歸於  
 無也舜政曰此說雖似而未是而且存之則欲使  
 人知無心之與一念未生不相同也  
 經 曰天下——

莊子徐無鬼篇曰凡成美惡畧也同山木篇曰陽  
 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  
 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去自賢之行  
 安往而不愛哉列子同  
 行不言之教言之令不財之其望入  
 經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德經  
 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成法而不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無言者實白

論語陽貨篇子曰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文子曰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  
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  
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却殺之亂矣人君好色  
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  
經曰不尚一  
焦弱侯評苑云非必金寶凡吾身之外者皆難得  
也

本義上導下化樂記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  
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

無知無欲  
薛蕙集解曰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  
迷其初迺多知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蓋反  
其本而已  
西原約言曰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  
中容感之跡爾世人以知為大聖人以無知為大  
韓非子揚權篇云虚心以為道舍



經曰天地不仁——  
本義大仁不仁——莊子齊物論——如莊子之說天  
運篇橐籥即并云橐籥鼓鞀也籥其管也  
所謂至之故——繫辭傳之言

守中

無垢子云囊中無碍得空虛舉動清風滿四隅人  
若心中無念慮晴空獨顯月輪孤

經曰谷神——

晉李石續博物志曰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  
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在五午文內則老氏所著

勤

書恐非專已出

老子翼杜道堅註云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  
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  
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  
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  
遺言故孔子迷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  
可與言此道——  
蘓氏曰有形者皆有盡惟虛空不盡谷之神藏於  
虛空故能傳響不絕叩之即存呼之即應是谷神  
不死也

薛蕙云嘗爲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經曰上善

一——  
本義有七箇善 蘓子由解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

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經曰持而——

本義盈則易虧 周易豐卦彖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家語三恕篇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畧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畧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座側顧謂弟子曰

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  
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  
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讓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中  
經曰載營——  
本義形載魂魄耳 鄭康成謂口鼻之噓吸為魂  
耳目之精明為魄  
莊子知北遊篇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又人間世篇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玄英疏曰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  
情慮虛柔任物  
太史公自序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  
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  
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

愛民治國

經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德經文子曰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

為治者若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

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

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經曰五色

蘿山雜言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  
耳不留音聲故聽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

明之

之養其聽晦其聞忘其味是及謂通原則幾乎聖  
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

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經曰古之

本義如畏四隣非隣並隣家之謂也謂隣國也

隣封密邇觀象而動是以不敢窳處

經曰致虛

管子曰虛之與人也無聞唯聖人得虛道

司馬子曰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即是非善惡不入

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  
安而虛道自來居經云人能虚心無心非欲於道  
道自歸之  
薛蕙曰虛靜者性命之本然沈一貫老子通亦云  
爾  
皇明詞林人物考王敬美傳曰既受曇陽師誨且  
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徃徃有所發明獨於宗  
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於老子所云  
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舜政曰嗟乎守靜致虛  
之工夫敬美猶未能深詣也而况常人乎

所謂原始反終繫辭傳  
所謂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也說卦傳曰  
且然無間莊子天地篇云且然無間謂之命  
於穆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  
與物相又相靡而莫之能止莊子齊物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一心定而正天下莊子天道篇  
經曰太上貴德  
曲禮曰太上貴德  
禮始興焉  
註三王之世  
註其民施而不惟報  
其次務施報

云

疏太上貴德者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  
 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  
 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  
 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查皇帝者恐是一事  
 不分故鄭什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  
 有三禮五王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  
 皇是以禮運註謂五帝為大道之時也中畧  
 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  
 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  
 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

帝則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  
 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  
 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太上貴德鄭云帝皇  
 之世則帝皇以下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  
 云皇道帝德非朕所專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  
 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為其本故道優於德散  
 而言之德亦是道故總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  
 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  
 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  
 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

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  
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  
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羲畫八卦之屬是也三皇  
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諡  
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  
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  
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為功有之  
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  
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為道  
此則帝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為心於已

為得雖不矜伐意恆為善謂之為德此則劣於  
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為仁  
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從已征伐刑戮  
使人服從謂之為義又劣於仁以義服從恐其  
散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劣於義  
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  
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  
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  
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  
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

故鄭註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已為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皋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  
右曲禮註疏之說與經言本義其意雖不咸相合然而彼此參考則未必無其益也故採之以載之學者請思焉下禮運之言亦爾

經曰大道

本義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之教  
大道謂三皇之世也有仁義之教謂五帝三王五霸之時也

莊子曰至德至為義

天地篇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禮運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



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  
同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  
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  
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  
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  
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  
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經曰絕聖

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實不加  
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散也  
本義附贅懸疣 莊子駢拇篇  
呂氏春秋曰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  
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  
經曰眾人  
本義守靜致虛道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 傳燈錄德山宣鑑禪師傳  
上堂謂眾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  
得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

經曰孔德

本義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 詩周頌

經曰曲則

邵註曰如尺蠖之屈而伸也 繫辭傳曰尺蠖之

屈以求信也

如地道之變盈而流謙也 周易謙卦彖傳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昔之得一者章可合考德經

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

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

於天地

呂氏春秋曰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

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

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

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

嚴君平曰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大和之宗天地

之祖

譚子曰守其一以處其和

蘿山雜言曰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不貳則明

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

之學貴一

經曰不自一

本義 舊註至處也河上公王弼以下以為本文  
為之舊註者獨邵弁而已今也從之後作舊註曰  
者咸效之

經曰希言一

邵註 莊子曰大辨不言 齊物論

所謂寄辨于衆口 天下篇取意天下篇云言無  
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故從事一

邵註 莊子曰道無適

齊物論

蓋人各師其成心以齊物論取意郭象註夫成心之足  
所謂知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一作和

經曰有物

群書典彙學術云鳥飛於空魚遊於淵非術也自  
然而然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遊  
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隨必溺矣亦猶人之足  
馳乎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

視之際應機自泯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馬至于心則不任其自然之為馬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經曰重為——

輜重 古者凡吉行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邵註以靜制動 管子云人主者主於陰陰者靜

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陽者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靜則

呂氏春秋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

經曰善行——

善計不用籌策 舜政按聖人於天下也以自然為主是以為乎無為治乎無知不用治具而無不治矣猶不用籌策而能計等也

經曰知其——

邵註一陰一陽之道 繫辭傳

家語觀周篇曰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  
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徒

經曰將欲

天下神害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集解曰呂氏春

秋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

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

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太史公曰道家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

又曰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

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本義所謂君子尚消息盈虛是也 剝卦彖傳

陳留謝肇淛曰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

雖天地亦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

見解難以語人亦不得以語人也

又曰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他哉亦不過識得

盈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辨乎易易之一書

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然

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然者

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  
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心故又多  
一番魔障也

以道

邵註如太公牧野之戰以下見于史記及家語  
易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豐卦彖傳  
文子曰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古  
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  
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

經曰始制

經曰知人

邵註所謂既彫既琢復歸于朴也 莊子山木篇  
不失其所者久 集解曰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  
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真者不失  
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陶  
老

邵註莊子至常也

田子方篇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里仁篇

經曰大道

本義萬物資生

坤卦

經曰將欲

本義將欲者將然之詞也必固者已然之詞也

純王

說甫之

列子說符篇云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

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孝子通讀老槩辨曰任章告魏桓子曰將欲敗之

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則謂周書然則五

午言直老子語耶舜政按任章告魏桓子以下

戰國策魏桓篇沈一貫益採之

山木篇

老子通曰老子之言不為陰謀用乎曰顧其人何

如耳美惡不嫌同辭然有辨矣陰謀者讀之必曰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姑與固相去懸甚必曰機

伏於九地之下而發於九天之上此之謂勿以利

畱示人也而不自知其禁殺之心與老子懸甚故

陰謀之言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日中必彗操

刀必割而老子中並無此語且夫詩禮發冢仁義

竊國借孔氏而亂世者亦有之矣寧獨申韓之於

道德乎

經曰上德

邵註莊子至之失楚篇

故失道而後德

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

舜政曰此章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前所引曲

禮註疏可合考

夫禮

邵註莊子曰道不可致

所謂以本為精以末為粗者也

經曰昔之

邵註莊子曰

曲則全章所引諸說可合考

故貴以賤為本

邵註莊子曰合異以為同

戰國策齊宣王篇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

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

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

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

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

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且

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宜王曰嗟乎



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  
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去  
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  
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  
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虞也制言者王也盡忠  
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  
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經曰反者

之

文子曰清淨者德久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  
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  
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又曰夫無形者  
物之太祖也無音者類之太宗

經曰上士

嚴君平曰指歸文有少異

故建言

邵註隨體黜聰莊子太宗師篇曰隨支體黜聰

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涅而不緇論語陽貨篇

莊子曰——寓言篇

經曰道生一

本義所謂保合大和而後能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周易乾

卦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鐘津文集曰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君平故其

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

太玄乃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

生二二生三者也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

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

物

人之所惡

邵註嚴君平曰——指歸文

家語六本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

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

益自益者必有決之也損卦次得益故夫決

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夫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

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

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

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歲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謂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強梁者不得其死  
論語先進篇閔子騫得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再有子貢侃侃如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

安國曰不得以壽終章不篇又曰凶至一粗文  
家語觀周篇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經曰天下

蘓轍字子由洵次子為人沈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解四卷今所引即老子解中言仇池筆記云老子解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

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仇池筆記收  
薛文清曰尋丈之水能浮萬斛之舟六尺之轡能  
馭千里之馬至柔馳騁至賢者此類是也

經曰躁勝寒

邵註莊子曰天地篇

文子曰清靜者德之至也

陶周望明會稽人有解老解莊其詩文謂歇庵文

集也

經曰天下

邵詔孟子曰萬章下篇又曰凶年滕文

公上篇

經曰不出

章安曰至成也採之乎陶周望解老也章安政和

中人

文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

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

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

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又曰抱真效誠者感動

天地

韓詩外傳云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

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之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本義愚按禪所謂退步就已從容錄云所謂退步就已萬不失一也

經曰為學——

家語六本篇可合考

邵註莊子曰——繕性篇生而無以知為也

生知字上玄英疏云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

以恬靜之法養真實之知使不蕩於外又云率性

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為也任知而性

無用造為斯則無知而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

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未嘗不知終日

爲而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  
 若不如是何以恬哉  
 經曰善者一  
 邵註是即所謂大道之行一禮記禮運篇具見  
 于前  
 如孔子之言無毀譽者論語衛靈公篇  
 所謂如保赤子書康誥大學引之  
 經曰出生一  
 經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本義孟子所謂盡心上篇  
 章經言也

韓非子謂四支與九竅爲十有三也  
 嚴君平指歸曰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  
 凡此十三者生之徒實有濁擾顯衆剛強高滿過  
 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動  
 有所因靜有所應四支九竅凡此十三死生之外  
 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數也故以十  
 三言諸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達靜則內  
 明微生章顯寡則生衆柔生剛健弱生堅強卑則  
 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則得中嗇則有餘是  
 謂益生能行此道與天地同爲身者久爲國者長

有

雖欲不然造化不聽實生空虛者生消忘濁則聽  
 寒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剛生柔輦荀子  
 篇云柔輦若輦輦是以強生弱歿高生卑賤滿生  
 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  
 行此道動而之窮為身不久為國不平雖欲不然  
 天地不從荀子  
 韓非子嚴君平之說雖與今說殊也以古人之說  
 翼於考覈且存之耳荀子  
 王弼註云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取其生道全生  
 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

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  
 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荀子  
 焦弱侯評苑云有生必有死對待之理也是知生  
 者死之地善攝生則無生矣故無死地荀子  
 同標註云生死之道以十分言之此三者各居其  
 三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乎老子  
 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  
 妙也然則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而已荀子  
 也味云者暗合其符矣唯惜說破之過殆使讀者少其

普燈錄晦堂祖心禪師曰十中有三三者何耶其  
三三者蓋取九數以為生生之攝用也有何所以  
不盈十數若盈十數形盡所拘則不能明出生入  
死既不能明出生入死寧逃兕虎投角措爪所以  
其一不用而用而能善用非數而數而能善數夫  
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既知無死則見無生無生無  
死則可以明出生入死可謂生而無生死而無死  
非獨入軍不被甲兵蹈火履水而無焦溺亦皆如  
之舜政按繫辭上傳大衍章古註王弼曰演天地  
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

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大  
極也今晦堂所謂其一不用而用而能善用非數  
而數而能善數者蓋本乎王弼之言也

蓋聞

本義大浸至不熱

經曰道生

邵註莊子至之性

詩所謂

經曰天下

本義天下至于無

反者道之  
動章經言

天爵字

在孟子告子上篇



知萬物生于無而歸于無莊子

易曰尚口乃窮困卦彖傳

兌為口說卦傳

坤卦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

繫辭傳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

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

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

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

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

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  
是何傷禍之門也

見小曰明

邵註易曰至之望繫辭傳

明夷養晦易下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

蒞衆用晦而明

列子曰至曰強列子黃帝篇

經曰使我

薛蕙曰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為觀美然不務本

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其賤美然不然本

經曰善建一

韓非子可合考

薛蕙曰愚謂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守道固也

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經曰含德一

邵註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故莫能傷列子天

莊子曰至人災庚桑楚篇云赤子終日號而

嗌不喑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終日握而手不握

共其德也任手之自得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

也非目之自見行不知所之任足自行動不知所

為動一而自任也

知和曰常

薛蕙曰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為可也

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為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

冲和惟守之以柔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

過剛強而暴其氣矣

邵註莊子至益生德克符篇

經曰知者一

邵註莊子曰一天道篇語相似可考

上繫辭傳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經曰故聖人

邵註莊子至神服 天地篇萬事足之足一作

畢

經曰治人

焦弱侯評苑標注云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

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

謂奢按是韓非子解老之語

化書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

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媵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

出生死老子曰儉乃德之寶

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曰柢木之所以建生也曼

根曰根本之所以持生也

邵註傳曰儉德之共也左傳莊公二十四年傳曰

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

也侈惡之大也

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論語里仁篇

莊子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天下篇

經曰治大國

薛蕙集解云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

傷

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

以道蒞

邵註莊子至不矢

繕性篇

又曰至復也

知

北遊篇

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樂記語

薛蕙云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覆解其鬼不神

也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

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有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

傷人無矢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

不傷人清靜不擾是也

經曰大國

舊註至為下如前云也下流之喻以下邵註

集解云下流江海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

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北也蓋下流者處於衆

水之下然以其卑下故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爲

天下之會也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

下大國則大國納之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

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

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爲下

也

焦弱侯評苑云蓋言治人事天脩身學道凡大者當以謙下為宜也前以大國言者喻言之也老氏一書設言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寶說以故失之國之小國之為也黃茂才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則知推之他章莫不皆然以其單神

經曰美言

上亦邵註荀子曰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尚矣瑞備

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言

而君子為甚矣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經曰為無為為無為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為無為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

圖難

舊註至無難如前云也

其安

舊註至足下亦如前云也次下舊註云云亦效之

經曰古之一一一非一中一隨一云一亦一不一爲一結一云一亦一效一  
 其邵註莊子至同矣肱筮篇巧矣下略故曰大巧  
 若拙六字應帝王篇  
 民之難治一一一  
 邵註莊子至下也文肱筮篇成于作感於智故下  
 中畧甚矣下有夫好二字每和每和習其每  
 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尚未去故教化為易施誠信  
 之心尚未變故禁令為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  
 而巧詐滋之中女頃其言不若其德也其德不若  
 經曰江海一一一其一以一心一入一辯一言一劍一而一居一舌一辯一言一

有  
 家語觀周篇曰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正人  
 謙卦彖傳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君子之終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者承之以謙  
 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常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于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是以聖人處上————  
邵註莊子至之垢 天下篇

經曰不敢為天下先

乾卦用九云見羣龍无首吉

經曰吾言

邵註易曰至易從上繫辭傳

經曰知不知

邵註莊子至殆已養生主篇有道無涯而知有

涯數字與莊子異矣而今不改焉六合至不議

論齊物

集解云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

動也

經曰民不畏

本義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夫上繫辭傳主少

經曰民不

邵註書所謂至五用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

經曰人之

邵註荀子曰強自取柱勸學篇云彊自取柱柔

自取束

經曰天之道

邵註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曲禮上篇曰凡遺人



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箭左手承附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

經曰天下——

邵註千仞之堤潰于蟻穴燎原之火滅于涓流

此語在乎韓非子淮南子而有少異也

經曰和大怨——

邵註禮曰獻粟者操右契曲禮上篇曰獻粟者

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君責德于秦魏之主也

戰國策卷之八韓襄王篇君作公 王作王

經曰小國——

邵註莊子至治已眩筮篇

焦弱侯評苑云老氏以此章書于篇末亦中庸之

篤恭天下論語之帝王執中蓋有治世之志者往

往於言終見之道德一經信非治身而已至指此

書為金丹之術又不知老子之甚者

同標註云老子生于衰周文弊甚矣將以無為救

之故于書之終言所志原得小國寡民以試亦欲

復乎太古之道也詩書所言者止于堯舜三代老

莊獨言太古者道之喪久矣非太道不能復不言

試

其世不知道之已誠也

經曰信言

邵註莊子至後知

徐無鬼篇

聖人

邵註莊子至內服

天道篇

老子本義徵卷之下

終

彼

右徵一冊為讀老子本義者輯錄之病後精神置之  
唯恐疎漏是多雖然復是參考有所互相發明則未  
必無小補云

延享乙丑十二月下浣

滕舜政書

實安二日己未三日

寬延二己巳年三月

堀川錦上町

京師書坊載文堂 西村市郎右衛門

本町三町目

東都書坊文刻堂 西村源發六郎梓

谷謝六冊魚尾本養昔醜疑之誤對辭軒書之

寛延二己巳年三月

堀川錦上町

宗師書坊教文堂 西村市郎右衛門

本町三丁目

東都書坊、刻堂、西村源六、梓

